

碑傳集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四目錄

孝友下之上

和州二薛孝子祠祠碑記

朱筠

薛文化禮

盧孝子必陞墓表

蔡世遠

蓬萊王孝子恩榮傳

全祖望

沈貞孝先生徽傳

楊繩武

孝義先生林賜魁傳

李堅

何兆祥傳

沈起元

劉氏二孝子傳

毛際可

劉宗洙

恩廣

劉先生宗泗傳

周業

又劉宗泗傳

李祺

胡孝子隆傳

互見守令

王孝子勳傳

劉青霞

尹孝子汝規傳

胡定

王孝子鋒傳郭善鄰

金傳龍傳吳周聚

王孝子世名傳劉青芝

張孝子士仁傳沈德潛

葉小娜傳陳至言

孫孝子鼎鍾傳沈德潛

翁氏兩孝子傳張庚

翁運槐運標

又翁孝子傳朱仕琇

任氏兩孝子傳任兆麟

任遇亨裕德

桑孝子天顯墓表馬榮祖

書郭孝子培壙廬墓事劉青芝

王孝子克勳傳李來章

莊孝子覺傳徐景

孝子問尚文小傳袁徵

孝子汪允昌小傳

周鼎文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四

嘉興錢儀吉纂錄

孝友下之上

和州二薛孝子祠碑記 朱筠

薛文 化禮

乾隆壬辰冬十月余試士於潁州府府學教授江都吳本錫以和州學正來擢茲府出其所作薛氏兩孝子歌示余且言孝子事頗詳悉乞余表其遺行余感之爲作碑記明年春行試和當書之以授和士俾刻祠下其詞曰

和州二薛孝子者天門山南陳橋洲農家者備也兄名文弟名化禮有母老矣兄弟相與謀曰有母而無以爲養非人也母老有二子而不得其甘滑滫瀡之奉以盡天年母所生子非人也顧我兩人貧甚何所致之計可以得錢致養者獨傭耳然兩人俱傭則是無子乎母側不可計一人在母側一人出傭傭者出一人在者則潔治茅屋中央坐母絮絮語移日以俟傭者歸日將盱傭者擔荷自村外來白粲一甌酒一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貫魚輒以至至則兄弟奔走嚮切熟烹酌酒奉飯跪

以進母問母甘否母食且領之則跳舞以侑食日以為常時或天寒朝例伸手輒家母為之不饗兄弟左右抑搔撫摩更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為侏優爛斑即當作態以博母笑庶幾忘母困苦鄰兒爭逐謔罵其長老翁媼見之謂若兄弟病瘋邪孝子無所答徐徐負母經入戶去久之母益老篤病且死兄弟視疾及斂及葬既誠既信不乖於經葬返毀不出戶所傭主家怪二傭久不聞而心念力田絕人無過此二人者蹤跡至其家二人則支離骨立不可起見人至哭益哀主人不忍視為逡巡留護向鄰人索粥糜冀活之數日兄弟竟俱死於是相與葬焉而二人之行喧聞州中知州何偉書表其廬學正徐世濂為作贊時康熙四十一年癸未也後四十四年乾隆丙子徐世璉來知州事世璉偉之妻之姪故知孝子事至則問二薛後已無人廬已無有而偉書及世濂贊頗在僧寺中世璉太息曰是則奈何曾有言偉與石參先後知是州有恩於和和人合祀之曰雙清祠今二薛孝子何公所表也宜可耐於是迎取書及贊置祠中而為二薛孝子立木主祀云嗟乎知斯上者知闡孝子之隱以示和人世璉可謂舉之當矣木錫官學官而以孝之隱者告使者津津不置口其所以教士者必不悖矣是皆可書乃

記之而系以迎送神之歌曰

嶺巖天門兮嚙江山有樹兮樹有風母死而死兮行莫之雙雙雙魂來
兮祠中

神之人兮魴鱖持神之出兮負日鳥而飛母煖母飽兮子何悲雲中
兮去來壘旣奏兮徹殺在祠

盧孝子必陞墓表

蔡世遠

浙之東有盧孝子焉諱必陞字案臣號玉茗世居姚江後遷山陰祖諱
極生子五人長諱芳字南江孝子之木生父也次諱茂字懷江無子以
孝子嗣焉孝子始生時祖母張太君病甚本生母朱孺人禱天曰代是
夕夢神益算并賜爾孫及覺而生孝子少時知孝敬有異敏嘗從學舍
歸懷江公以新學生屬對即應聲曰古君子懷江公大奇之九歲南江
公病思得蟛蜞炙孝子潛攜一筐採沙口為風潮所沒得漁者救以竹
筏僅終不釋手而蟛蜞滿貯甲申之難流賊未殄懷江公負俠氣常仗
劍獨行不知所往孝子聞即奔覓諸暨山中晝循林箐隱夜則崎嶇匍
匐而行失道投僻路伏屍枕藉驚蹠疾奔兩足為沙石所嚙血縷縷漬
地行跡皆赤遇一山僧憐之挾與俱遇虎匿高樹大呼山神救我虎竟

去閱數月得奉父以歸王子土寇竊發懷江公陷賊營孝子匍匐探其
穴贖以金不應繞岸哭三晝夜不絕聲賊感動爲引至父前時賊首毛
袁二人欲得懷江公降脅以刃不從斬所俘者以示又不從賊怒拔刀
環向刃欲下數次孝子冒刃叩頭流血大呼句命忽狂風四起大雨如
注舟幾覆凶黨震駭乃得釋時賊中有倪姓者聞而歎曰眞孝子也乘
間逸之孝子既奉父生還逆知賊之必追已也卽遣人馳報張太君盡
室以行明旦賊果追之不及遂至九墩大索縱火而去懷江公旣被重
傷病日臻孝子亦改而失音恐貽父憂雖嘔血弗以告日夜侍臥側以
兩手摹患處懷江公歎曰人摹我痛痛在我身汝摹我痛痛如在汝身
其誠孝所感類如此先是孝子爲繼時懷江公有女忌分其貲百計傾
之孝子處之泰然至是奉徐孺人命往雲間舟過石門盜擊之垂死盜
曰爾死毋我讐我奉某命來也孝子佯死盜縛而投之水中遇富陽支
姓者救之得免人或勸之訟於官孝子泣曰吾自出繼以來蒙吾母恩
育十有餘年且母止此一女故不忍以女故傷母心上書徐孺人前自
謝不謹被盜不及其他徐孺人亟召之歸母子相孝愛如初以康熙丙
戌七月卒年七十有四配李氏以賢孝聞子四賢需次州同宏道主簿

堅浙江開化訓導叡山西平陽府照磨孫男幾人雍正二年浙江巡撫李公請旌於朝禮部上其議

詔發帑金建坊入忠孝祠葬之日侍講吳門習君既誌而銘之漳浦蔡世遠表於其墓曰古之論仁孝者必歷之造次顛沛患難死生之交而純摯乃見西銘言仁孝之書也因舜而及申生伯奇推之至於無所逃而後仁體孝心膠結呈露孝子覓父於崎嶇險阻叢山密箐之中入賊巢脫父於鋒刃鼎鑊之下出萬死一生不顧可謂難矣迨嗣父已沒女忌其分貲使賊之中道得不死嗣母徐氏未必深責女也乃能致孝始終纖微無介其至性尤有大過人者哉

蓬萊王孝子恩榮傳

全祖望

山左學使者羅君竹園示子蓬萊王孝子事跡士之甚大之甚君曰先生曷以文發之作王孝子傳

王恩榮者字仁菴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也爲人原款而深挺貌修骨聳造次不能以文自達蓬萊縣小吏尹奇強性險猾願以巫醫之術有寵於官恩榮父永泰因真產與口角被毆中要害立死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門戶輒弱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內傷

自縊恩榮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葉盾，永泰棺于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豎子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甚，呼恩榮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豎子識之恩榮，既游罹大事，家盡，依舅以居，屬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居長山島中，禁勿令出。因諭之曰：豎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是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恩榮流涕聽命。恩榮晝取史記，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絮語達旦。時或困勑假寐，輒連聲厲厭，大呼怨家。在此年二十八，舉子辭于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強于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強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獨立門首，又爲恩榮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奔訴于官，時已年遠，吏胥案牘概無可證。恩榮出母故所弄銀陳之訟庭，硃批爛然，旁以血書鈴之。縣令歎曰：至性人也，何不幸而遇此？吾欲尼爾，則傷終天之恨。吾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爲趨避已耳。恩榮于是噉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廡內外，觀者盡哭。恩榮既再舉，不得奇強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蓬萊縣人有患病者，力延奇強禱治。奇強

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喪回問俄而恩榮突出扼
之奇強皇窘伏地乞哀恩榮謂之曰吾父遲爾久矣遽劈其腦腦裂以
足連蹴其心而絕於時見者驚出不意相率前擁恩榮恩榮笑曰豈有
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自繫赴縣會奇強家訟當日永泰故白縊非毆
死縣令欲開棺驗視恩榮請曰小人有子矣甯抵死不忍再暴父骸
以受毀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爲博問于介眾皆曰恩榮言是遂逕
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殺擅行凶人者予杖
六十其卽時殺死者不論是否未嘗不教人復仇也恩榮父死之年尙未
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卽猶卽矣況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
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卽以原貯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
將其題旌禮恩榮之舅聞之見有司曰豎子求覓其父母耳夫人遭奇
禍以要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法司歎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
母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其時莅恩榮事者撫軍則中吳蔣陳錫提
學則北平黃侍講叔琳與滇南李觀察發甲云
全子曰恩榮年六十餘猶爲諸生以目眚乞休于竹園蓋故位血時所
成疾也東人所作恩榮詩文劇多類拉雜難上口翻不如法司獻語慙

落可喜予因別撰一通以貽之

沈貞孝先生敬傳

楊繩武

貞孝先生者沈留畊先生之私稱也雍正庚戌孤子樹德卜葬先生于
弁陽之千山太平山人孫椎玉爲之題墓前石曰沈貞孝先生之墓樹
德學于余以狀屬爲之傳按狀先生諱澈字亦清晚廬留畊草堂又號
留畊本生父諱麗府學生本生妣潘氏嗣父諱銓早卒母姚氏以節孝
旌先生真朴仁厚一生坎壈鬱塞多在天倫之地而至性益彰少失恃
本生父不甚愛憐之童時嘗隨父至省城城中肩摩轂擊不能辨路歧
誤走入旗下旗人留之以爲子遇之厚已而欲妻以女先生以未奉父
命固辭不得遂潛歸是時本生父欲爲弟銓立後思先生方亟節孝亦
賢先生歸爲之娶於董而立之先生偕董孺人事節孝朝夕惟謹節孝
愛之若己出時有節孝戚某代理家事忌先生得母心思閒之然節孝
素嚴所居有銅牆鐵壁之謠雖至戚不得常見會節孝病與婢阿都謀
所以閒先生者以節孝鑒鑰付先生先生故質直謂母病固當代母勞
遂不辭某因譏之曰若以嗣子孝乎殆甚利若死耳節孝驚問狀乃與
婢同辭以執鑒鑰對節孝怒命先生夫婦出居外屏不與見先生自傷

幼失愛于本生父至是又失嗣母歡憂懼不知所出每中夜呼天願減
年以益母又徒行數百里禱九蓮華山一步一膜拜足以重繭已而母
病漸愈初母病時先生雖屏居外舍日往節孝所候安否不得見私問
婢婢所對率不實至是聞母愈而未敢信也會母欲檢點奩中物先生
竊喜曰母能檢母果起矣然以前曾代持筦鑰中戚與婢讒節孝疑終
不解一夕大風節孝方獨坐忽有呼母聲入耳甚悲節孝審之曰何其
聲之似澈也心動驚問婢婢詭曰弗聞先是數聞是聲矣未審數問婢
婢輒如是對至是審知其爲先生也婢復對如初乃恍然婢之詐而先
生無罪也叱婢立召先生先生立至淚猶汪然跪節孝膝前痛哭不止
節孝亦哭責問阿都阿都具白前事則皆戚某利節孝所有誑娶阿都
爲小妻而爲之用也蓋先生久遭疑謗至是乃得白遂爲母子如初然
節孝自是默默不自得未幾董孺人病亡節孝益不快舊病復作節孝
知病不可爲而先生未舉子卽命先生續娶于陳數月而節孝卒先生
方喜得見母不料反成永訣頭觸地痛哭幾絕而甦未幾卽營窆于
里之棲軍兜親負土轟爲傭者先奉嗣父之喪合葬焉去墓數十步有
丙舍曰留畊草堂先生卽廬于是墓旁有田數弓著麻衣荷耒躬耕以

祭既終喪而先生亦病矣蓋嘔血若膿者及百日而卒年四十有一嗚呼其亦可哀也已先生之高祖諱子木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右都御史贈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諡恭靖曾祖諱倬炤以恩蔭任大名通判贈刑部員外郎祖諱熾卿鄆縣教諭累世貴盛至先生本生父中年後乃更窮約然以先生之孝繼之恭靖之後自此復昌乎樹德之孤未及三歲後三十年乃克葬是歲陳孺人與姑姚同表門閭稱雙節云

贊曰史稱和嶠生孝王戎死孝先生其死孝歟我朝鼓勵風化發潛闡幽郡邑瞽宗都立忠孝節義祠如先生者可不愧也顧猶若有待者方

今天子孝治天下闡而彰之其在斯時歟其在斯時歟

孝義先生林賜魁傳

李堅

歲壬辰堅偕晉江林聰對策于廷心儀之問其鄉人咸曰孝義先生子也是宜有後既與聰益習稍稍知先生事聰思有以章其親出其鄉人永春邱景雲所爲傳而龍溪李威復爲補傳堅受而讀之其說蓋詳傳曰先生林氏諱賜魁閩之晉江人少孤鞠于外氏從里中兒牧以隙自就塾師問字稍讀書輒通義理人未之知也父仕龍早卒貧無以爲家

母康將攜先生依于外氏乃與所親謀殯于山上有蘇曉者襄其事掩坎題石將俟孤之有立也先生年十四往求父墓石踏沒土中循山市月不得迺以日侍母晡入山號泣困頓夜息莽中若有告以求牛昏得墓者遽起鄉晨行山側見牛垂頷而齧亟趨牛前熟視不知所爲拊膺痛哭一老父過而哀之問其情以告乃曰孺子孝哉天乎幸遇我我爲孺子求之遂從老父行山上輦塚閒有土凸然老父疑焉先生倉卒手抉土出一石指血盈石上拭而辨之見其父名伏地哭稽顙謝老父老父者蓋蘇曉也先生歸報母將改葬曉感其孝自以其兆與之復爲襄事而葬焉先生及壯值歲歉而食指繁往往不能日再食竭力質貸日具白粲美馐奉母率妻子嬉笑于前旣徹分餽所餘雜以草具未嘗得飽戒童稚無得爲母洩言者母不知也聰時髻鬣出就傅一日母方食而聰歸無所得食傍徨不能去母以爲已食也怒其不趨學將杖之聰遽以告母輟箸而嗟曰曷不舍此肉具糜粥其食而枵腹以奉我我柰何日肉食令女曹常常餓也先生退而撻聰父子相泣戒勿復言先生初娶陳繼娶何許咸能婉婉聽從事母盡禮母病風痺先生謹侍奉醫藥食飲下及廁踰之役必身莅之靡有不潔候伺寢門夜未嘗寐厯四

年如一日居常母夜轉側則先生抑搔扶持久之許往往從婦室來佐方冬近寒微聞母聲先生亟起趨牀下許亦亟入侍手授先生裘而不自知其忘挾纊也母性素嚴顧婦之日益親以爲子之孝能及人每相持歎息泣下先生幼以孝聞及事母有年行益著里鄙之人又以其素好義樂周人急乃稱爲孝義先生交爭逞識之所至皆曰孝義先生來也先生嘗出間人有喪不能斂立褫衣賻之會疫作所知及家人皆病先生日往省經理之有止之者不聽已而病者皆起諸以急難赴人輒自忘家事因以自病不悔或疾馳數百里未嘗與妻子謀也其平居聞義勇行大率類此先生卒于某年享年若干子二人聰成進士聰子紹甫年十四舉于鄉人咸以爲孝義之感且未有艾也

論曰孝庸行也誠之所至靡有不格倘未至是未足爲孝也事之艱阻在積誠以通之非可以直情徑行況家庭之間乎善哉李威之論謂先生求得父墓誠極所致非有從幽幽來告者若順德化于家人義聲著于邑井修身之效也觀此可以興矣威爲人伉直能文章所補傳多可采因備錄于篇吾邑王渭茂才亦篤行能事親阨于遇以死余不忍沒其實而又恐言之傷孝子之心故附見于此